

濱海的願望

吳建興

父親今晚加班，不回來吃飯了。

手機嗶嗶震響，淡藍螢幕泛出顯示。四點半左右，你從核電廠頂個沉沉光輝，徒步走向貨櫃屋。過了水泥涵洞、植林，得拉抬履痕跨越輕躺斜黃的減速條；上季花卉大概枯萎了，鳳仙、胡椒葉……哪丟隨長的強韌變得畸形。扣著背兒，抬不起一絲盎然生氣。你經過布滿鐵絲捲的矮牆，從工作褲掏出一只龜裂手機：「喂，喂……喂！」扯高分貝的。就這麼一句，在二十秒內結束通話。你說，電話多講很貴，有事回家再說。影子應該愈拉愈長？就像海角延伸的盡頭，會不會陷入馬里亞納海溝呢？

牆外冷卻的滾水嘩啦瀉一灣，你看見、聽不見。湍急混合湧浪捲上心頭，隨突出礁塊打得破碎，竄入碩大漩渦底。堤岸假日才塞進遊客，擠到消波塊那處燈塔看海。賣芋頭冰的阿伯死命按壓喇叭：「叭嘍！叭嘍！」只有小孩注意到；他的分貝不及出水口的高。落漆斑斑燈塔佇擊映紅，掛一只紅白交雜的救生圈，插在一堆傾排的防波塊。水泥粽子是釣客倚一方的基地，螃蟹棲俯的

夜。堆到就要溢出四季，你依舊看不見屈原丟上岸的粽子。逆風不適合翱翔，箏與降落傘不高掛；淡淡而依舊的黃昏時分。

縱逝澄光從鐵窗納進貨櫃屋底，一小塊鐵鋸方框騰出擁有短暫的亮。裡頭只有一只不大的單門冰箱、凹陷斑黃的飲水機，旁邊堆疊一箱箱泡麵碗、汽水。多數紙板占據一處處地面，翹躺方才結束工程的隊組。紙緣讓溼透工作衫暈得皺痛，然而你習慣了高溫烘烤，縱使外接幾台強力風扇。裝妥機具、螺栓的厚紙板是可貴搶手，趁寒流尚未探進的冬季得先囤積。完整而張大的，用塑膠繩綁上幾圈成爲厚被單，勉強咬牙撐過一波波刺骨；碎缺不整的紙板大可串疊當枕靠，厚高全能自個兒增減。吃完炸醬泡麵，你說，先靠一下讓腸胃消化。倒挺無聊，只有講古電台沙沙聽得雜吵；工人們無力聊天，闔眼冥想索性睡著了。只許淺眠，無關佛洛伊德的深層記憶，更來不及做上夢。行控中心隨時透過無線電傳訊，沒有緊急插曲尚可稱得安穩，僅須等待輪班制的檢修。

大修為核電廠一年數期的繁複工程。以三班且支援為制，探進龐然鉛鋼灌塑的水泥心臟地帶，不叫從外頭瞥向反應爐的神祕。父親穿上緊戒防輻衣著，黃澄面罩掩蓋汗水竄流的悶苦，將身軀夾在倚建的鐵架通道。沒有多餘的護網，直竄數十層樓的爐具彷彿心懸峭壁，卻是唯一最堅固的依靠。逐層檢查螺栓、扣環……用榔頭、電動起子達到音律不全的數據值，襯著透熱嚴肅的敲打節奏。底頭工人將渦輪機殼卸得醜陋，它映出一副機械臉兒，重新接受工程美容——換了環片，清除粉刺似的塵埃；無關果酸、飛機雷射……輪機又換上一張新臉娃。冰冷鋼條從模具工廠剛送抵，乙炔綻出最熨貼的溫感，於防護面具前盡情浪漫。無線電音訊嘈雜，扯吼嗓門不見得說清楚。隔上數十米的進度了解、操控交代；你在海角，那人在天涯。腰繫繫皮帶安全繩環，沒隔上一層牆，鏤空鋼架看得赤裸，上頭工人視線能穿過無數淵黑，底頭景物全皺縮如螞蟻大小的點。那點移動的影不是隕墜的星，即使夜早已降幕。

是夜深，而海水正藍。

工廠底，你拖著一只彎曲皮囊。在徹底漆黑中，緊握榔頭、機具，將全身氣力爆青筋似的輸出。抽水器把海口水位吸進，混合滾燙後的反應廢水；疲憊無法如高噸位沖刷而盡。海水只是核電廠平凡的運作之一，捲進送出仍是沒魚的水。夜釣、看海的人呢？他們無法多探近重重管制

柵門，只見最外圍那層高低起伏如浪的鐵絲水泥牆。上頭油彩綻放美豔圖幅，一框框繪盡山色、海景——雙燭台、仙女鞋、女王頭……說穿了都是自然的刻劃，伴隨斜前方那灣灘地，被譽為「最美麗的海岸線」。索性這裡被歸納為踏青祥和的去處，只知道後頭倚著山腳是核能發電廠，沒它可能會永夜；有了又擔心斷層、核廢料。山頂是廣闊平坦的降落傘基地，飛員早遺忘正下方的景物，他們看雲視海。敲響的機具震耳撼動不了地，夜裡風箏不飛、魚兒垂睡，少了人煙，外頭尚未平靜。發財車疾駛沿海公路，尙有加班欲歸的車輛，隨黃澄澄散落街燈拉長間距，轟隆隆的扣響陸橋伸縮縫，朝隧道漆黑中抹拭地面的履痕。反應爐前同樣有個深邃隧道，卻無時用探照強光點得乍亮，能清晰數盡工人來往疲憊、遊走緊貼而泛油的毛細孔。

刻附不及歲月的皺紋。張著一嘴鬆垮，反覆打出睡呼。

你來不及走進房，脫去髒黑污垢的襪子。凹摺身軀納進最合適的長木椅，枕了手臂當軟靠，不說晚安。我躡著手腳關電視新聞，拿出薄被子悄然添上，將臉湊迎你黝黑掌葉。一脈脈延向微微突起的胼胝，彷彿蛛網鋪蓋的一層白簍碎網格；指縫間遺留操作機具所沾黏的吻痕，凹陷且脹紅著。大小不均的傷口留存一彎凝血，新舊交雜結痂褐塊，來不及剝落又忘記抹藥。你說，搬些繁重機械、鋼板

多少被劃烙幾筆。日子久了該習慣，那似痛卻平常的傷。你的手掌尚有一際隱藏餘溫，朝我臉部緊緊烘托，猶如我仍是孩子時被擁抱的暖意。其實，就算不減肥，我體重也不超過動輒破表的切割鉛塊、鋼梁。你的手有濃烈金屬味，但卻很久沒抱過我了。客廳一盞不到十燭瓦的夜燈高掛，隨半開紗窗納入的風吹得歪斜。輪廓逐漸模糊，連我進房的背影也沒入白透瓷磚。

是你的手機叫醒了深夜，不是我房裡桌上的鬧鐘。

鈴聲持續鼎沸了一陣子。「喂！喂！」你用惺忪的嗓門扯開寧靜。大概核電廠又有緊急召喚，不論任何時刻的當下，一通電話遠至就得毫無理由飛歸。我豎起兔耳長掛，悄然跟隨你起身之後。一雙泛著黃漬酸味的襪拖出細長足痕，你走向廁所粗糙的洗把臉，對鏡照摸自己如鋼刷似的鬚渣；乾脆不刮，披上毛巾晾乾。冰箱啪的打開，你拿起一瓶綠茶巴著飲盡。彷彿怕遺忘什麼，父親總在出門前仔細摸過側邊褲袋——鑰匙、證件，家人。這是有回聽你談起，大修後就不需太多約聘工人，何況景氣變差了，外包減量、工程多標。三十餘年的歲月走得倉促，來不及回味就換褪皺紋與白髮；不關歲月，家人是你咬牙扛起的支撐。爲了這家，爲了我的學費，爲了……剎那這兩字變得催淚同傷感，我的腳步進了房門，回復方才直聳聽許的臉孔。

老舊摩托車得使勁踩壓一會，才肯應聲抖起鐵鏽身軀。轟轟爆震穿響巷尾街頭，你加遲疑的催緊油門，只怕吵起貓臉的黑；我依舊窩在被裡，始終迷糊恍惚的記憶，隔天也變得斷層。

路燈稀微照點濱海公路，深夜的海岸稱不起蔚藍。通往核電廠筆直暗道，總先騎過舊路顛簸的考驗。老爺車避震早不堪用，只能硬拿筋骨來比拚。碼頭散溢鹹苦魚腥味，一艘艘板船塞擠灣砌的擁抱，繫於一座座如蘑菇般的綁座。成串似蟠龍的聚魚探燈不點，討海人進了安穩的夢鄉；海水窸窣窸窣打在石肉粽，只剩看不見的裝點當襯。失溫護欄沒有風景，後段路途住家不多，停下紅燈聽了內心鬆垮的嘆通，倒數、催油。

如果，能轉瞬將夜垂拉下，遮住一片光湛的明媚；如果，不分滿月與太陽的圓……也許，變得喧騰而不寂靜的濱海公路。我能趁你等紅燈時，猛力踩著腳踏車、死咬一股順風的推移，看見你紅燦車尾燈和沾有污漬的背心。同時，降落傘朵朵開向天際；你說，以後要像風箏一樣，飛得高、看得遠。儘管逆風的確適合飛翔，卻呼嚕打歪腳踏車身，吃下我爆發向前的腿力。假若我是一個風箏，那就一直攔淺在你身後，無法停在下個紅綠燈口。

放學回家，擺了書包在門口。我憑著一股傻勁牽了腳踏車往濱海直踩，即使明知到了管制口也無法探進。談

不上熱血光景，好比例行公事。頂多在核電廠前那塊空地自個兒轉圈；騎過木棧道，走往河堤旁的抽水冷卻口，也許這樣近了些。傍晚傘友依然掛滿有彩霞的天，然而風箏不飛，只是拿魚線綁在發財車前。芋頭冰的阿伯烤起香腸兼賣，繼續發出「叭撲！叭撲！」綁著遮陽帽的阿婆掛上寫好招牌——雞排、叉燒、排骨一律五十元。保麗龍箱內裝滿一盒盒便當，等上行駛的砂石貨車。電動門到一個時間會自動拉開，仍舊謝絕一切外人。約八、九輛鐵灰屬綠的中型巴士駛出，伴隨如傾巢的摩托車。不著拉長頸子，車陣中不會有父親的影子，固定要加班麼。你說，那是行政、管事部門的專車，好命的像保母定期接送。看著車輛從目前漸遠的行駛，我總奔走了幾下，心中莫名發出「哇」的羨慕，直到喘噓噓的停下回走。

那時，我對公務人員的羨慕僅止於用工人的電可以半價。工人得不時加班、隨傳待命，將自己關在一顆水泥、鉛鋼封閉的爐子底，用慢中子、燃料棒撞出一絲電流能量。渦輪、抽水灌了數噸海水，沖走碩熱卻帶不走輻射。粒子飄蕩未知的西弗，哪怕將一次性防護衣著全扔進鐵桶，灌漿、上蓋封存；遠紅外射的浴洗房偵測漏網的汗染，然而肺葉早吸上一輪輪職業印記。你說，核研所裡不偷偷研發原子彈了，兩百多個全是博士，退休有高額金。我沒納進對原子彈的興趣，什麼工程圖、原料提煉……

腦中不經意繞轉——工人退休要吃自己！吃自己！長期加班、巴著反應爐心不放，始終帶來一筆可觀的老年療養。隔一段時間，就得抱著X光機，下巴緊緊貼妥。掃描、抽血，職業病不像哆啦A夢的時光機，能夠倒回換顆潔白的肺葉。健檢貴得嚇人，可換取六十個經濟便當，過上著挨餓、嗑泡麵的大半個月；但沒健檢單無法辦大修通行證。血脂過高、血壓、隱疾沒法遁形，微恙的身體反應於數據。工人們口耳相傳哪幾家指定哪位醫生，驗不過先放鬆、灌水……再三重驗，直到吻合核電廠的安全數值。

醫生全知道哪家核電廠包商，沒驗過可讓工人丟賠工作、餓了老小。

不曉得安分的喉咽怎喘動起來？父親隔上幾日不著輪班，好不容易掙上一夜的溫床；稍嫌變質的夜。清早，房門後傳出嘶力的呼喊。「喂……喂……我闔袂當起行。」你變得無力、鬆垮，鼓著眼直睜睜的朝上看。彷彿一顆洩氣的鋼砧，管線全悄然皺縮，你那粗勇拿來敲鎖的手臂變得趴軟，指頭微微顫出無奈。我咬起牙根將你鏟起，托在背頭直衝街口的計程車招呼站。幾個階梯、石坎差點絆著，父親稍微鬆落、兩腳就快沒進尚無晨曦的暗街。「快到了……再忍一下……」瞥了半眼，你闔眼、傾斜的靠在我肩頭。呼嚕嚕的喘著氣，額頭幾枚深邃的尾紋全消淡，父親變得柔軟。小時，你會這樣背過我，走在巷口街尾；

時光換成廣告詞說的：「有多久，沒背過老父親呢？」其實，我一點也不想在這焦急中，更未曾想過背起你的這天，是現在、此刻。無關重量，短短一條街卻走得維艱、滾燙，熬出一線線爬梳的汗水。我的牙就快盡裂，在底心呵出一氣嘶吼，眼前只剩悠哉停在白線格內的計程車。小黃，小黃……快點，拜託。

那是第一次，我不看跳錶器。探伸身軀清晰納入泛白的上班車陣，抄上無數窄隘的小路。「嗶嗶，嗶嗶……」紅焰的數字不代表計較的車費，到長庚醫院大概一百初頭；九十，九五……再跳快點，前方那幢白色的建築已進了眼角。心開始忐忑起來，在每個扭曲的轉彎處。我輕輕攔著你肩，靠緊；擦平一絲盜汗的急促呼吸，撫了那顆腫大的喉頭。

綠色急診布簾唰一聲，醫師簡單幾句叮囑——過勞且未照實服用錠量。我湊近病床，遞了溫水紙杯。父親舉起正吊打點滴的右手，急著要出院。你說，藥吃了，點滴也打了，頂多晚點灌幾瓶純柳橙汁降腺素。「醫生說，打完葡萄糖才准走麼。」我牽起你未全然恢復的手臂，拉妥一方歪斜厚被。循沿一彎管線攀爬到冷冰的鐵支架，葡萄糖液從晶透塑膠孔擠過控制管栓。應該是滴答，滴答的……卻稍嫌靜悄。陽光露出臉，從一牆百葉窗篩了進來；同時正掛向濱海，沒有風箏、海景的公路。

不用加班，我以為你能寫意的騎著車。瞥一眼欣賞清脆的天海一線，乘股徐徐海風如高掛希冀的圖騰；停靠你說的，一家不起眼卻吃上數十年的老味。歪曲褪字的「早餐」，飄散蒸籠剛沸騰的醒人香氣，綿密包子點上不同盞紅記點。鹹粥、饅頭加蛋，你不變的熟味。

我出走醫院，尋上一段冗長的街。清粥、幾樣家常小菜，應該合父親的胃。你說，做工的人吃不慣西式，沒飯又少，貴得要命，況且沒那體力捱到中午放飯。我恍惚的駐足紅燈口，腦海晃了一回核電廠外的管制門。今天，不著上課魂不守舍，向學校請了半天事假；更不用倒數放學，急衝腦的踩死腳踏車，趕在夜幕降臨那刻，清楚的看一灣海、進不去的核電廠。實在也夠嚇人，緊握早餐的手泛出汗來，甲狀腺發作那刻已成空，卻牢刻我牽腸的掛心。

「甲狀腺要定期服藥，別太疲累……」

「我知影啦！緊咧，我要轉去做檔頭。」

等不及醫生的交代，父親急忙起身要走。我攙扶到領藥口，用塑膠袋剝半幾粒粉紅抑制藥物，再三叮囑早晚飯後記得吃，記得喔……你嫌我像個查某嘮叨，坐向一旁塑膠排椅。狹長方廊只剩護士推著病歷滾車，嘎嘎磨出兩條細痕；轉了角，留下濃厚的消毒味。我將藥物丟進提袋，頭也不回的拉起你。

「哭天咧！無代無誌行遮爾緊。」

「走快點啦！」

「啥款？筋骨猶原粗勇。」父親有些驕傲的攤出右掌。

父親忘了自己方才發作的趺軟，無力感貫通的身軀；只想著回核電廠工作。我不懂為何突然轉身牢牢抓緊你手，然後走得如此失調。急診室前刷開的自動門剎那，外頭一股焚風似的暖燙參透裡頭喪溫的空調，莫名滾出背後卻道不出的奇妙感。我喃語說了，再也不來這，永遠。

老舊摩托車發動，同樣頭也不回。

我想起你攤出掌葉映了驕傲說：「我筋骨多麼樣硬朗。」你曾說，睡在貨櫃屋冬暖夏涼的；紙板一點也不硬，以前是有錢人才睡得起厚床、高枕，沒錢只能拿塊石頭來墊頭殼。高枕無憂？父親從不擔心反應爐螺柱又斷了幾根、爐心龜裂幾公分。聽說核電廠蓋在兩條活躍斷層上，潛藏隱沒地殼表面的傷疤；福島核災疤深了些，自然撼動那擎天如柱的反應爐。工人擔憂通不過輻射劑量的掃瞄，拚命在浴洗房沖得透徹，奮爬著油膩髮梢，他們不想又被剃光頭。你說，光頭就不用花錢買洗髮乳、吹頭髮。彷彿樂天夾藏父親心窩，抑或當皺眉吐著悶菸時，像隱遁的斷層帶。只是我不曾在沒有加班的稀少相處裡，觀察你那際湊貼的鎖眉。

我聽上不安的海正啓程，遠處載浮幾艘小船。發財車旁仍舊掛滿希望的風箏，透明魚線纏了多少心願扶搖直上呢？好幾次，我是掛兩行淚直直看醒所謂湛廣的一線藍。底頭的祕雕魚眼睛外凸，像廣漢三星堆的大立人，是否非人類？一如核電廠安全、龜裂老舊的問題，吵翻天仍舊兩極說法。只是無關甲狀腺的症狀，不著定時服藥。變種的花身雞魚成S形脊椎，彷彿後方公路的夾彎、地底躍動的斷層。堤岸的冷卻抽水口立上告牌：「危險，請勿靠近」。然而，有些距離是無法徹底擺脫，好比魚兒賦歸的家鄉、你傍著檢修的機房。你用一紙健康換了管制哨，暴露無感的吞食環境，卻淡定說著：「免驚啦！」好像瞬間又扯遠，糾結似的心塊，我忘了多少高掛的風箏，俯頭猛踩腳踏車板。

新聞不說核災、斷層了，改談最近很夯的臺電公務員招考，高福利、少工時。補習街開始傳遞這類消息，我對摺拿來遮陽，泛起模糊又穿插的思緒。一陣風不偏的吹走廣告單，我盯著它透出粉紅色澤，朝天空一隅探升；賣風箏的發財車還在，隱約看見濱海公路旁的核電廠，隔上一顆心的距離。

吳 建興



• 作者簡介 •

一九九一年生於多雨的基隆，就讀輔仁大學中文系。
走過一趟街景，蜜桃也有成熟時；腦子充滿奇異，覺得尋找的童心就在闌珊處。不用筆去刻劃，只帶筆電敲打著生命。
曾獲時報文學獎、全國學生文學獎、菊島文學獎、懷恩文學獎等。

• 得獎感言 •

這篇寫給最愛的父親。
熟悉的記憶。倚著一曠天際，風箏、傘客，再探的希冀能飛得多高？排水口磅礴傾出，嘩啦啦也沖不退礁岩的烙印。
你在反應爐前，我呆佇外頭。多少故事夾有風景？存有愛的風景卻被遺落於海濱。

評語

吳晟

核電廠的夢魘，蔓延全球。

臺灣核電廠的存廢，三十年來不斷爭議；日本巨大的核災慘劇，更震驚全民，反核聲浪一波又一波，而行政決策單位仍無動於衷。核災一旦發生，是全面性災難，誰也躲不掉，別以為身上懷有綠卡、楓葉卡、什麼卡什麼卡，就可以倖免。

〈濱海的願望〉一文，以身為核電廠基層員工的父親其工作實況為背景，刻劃為人之子從旁關注的心情，描述十分細膩，許多不為人知的情節，令人怵目驚心。

濱海的願望是什麼？這是一篇發人深省的傑作。